

1996

# 張賢亮《綠化樹》的心理分析

Shuxian D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鄧淑賢 (1996)。張賢亮《綠化樹》的心理分析。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4](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4)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張賢亮〈綠化樹〉的心理分析

鄧淑賢

## 一·引論

張賢亮〈綠化樹〉在1985年出版後，便吸引很多學者的注意，無論在內容及主題方面，學者們均不斷地進行反覆探討。但大部分的學者多採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出發，企圖發掘小說所反映的社會黑暗面：知識分子不容於世、人慾橫流、政治迫害、人性被歪曲等。這方面的研究已相當廣泛及深入，本文若再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一來難有所突破，二來恐怕會被他人牽著鼻子走。

八十年代起，學者嘗試用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希望從新的研究途徑，尋求突破，跳出社會歷史批評的規範。在眾多西方理論中，以心理分析最受學者垂青。心理分析主要是根據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人類心理結構中的無意識方面的強調。據弗洛伊德所說，個人的大部分精神活動過程是無意識的，而且，人的一切行為根本上都是由我們所說的性慾促動的，弗洛伊德把這種根本的精神力量稱作“力比多”（Libido），即性能量（Sexual Energy）。換言之，心理分析運用在文學作品的研究上，可幫助我們深入了解作品主題和象徵意義，避免歷史批評方法過分著重歷史和社會背景，而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性。

因此，本文嘗試用西方的心理分析法——弗洛伊德理論，來對〈綠化樹〉進行分析，希望能從另一角度，探討作品中所流露的心理，從而理解作品中男、女主角的行為。

但弗洛伊德的理論繁多，本論文只選取其中三個最主要的理論——力比多、戀母情結、懼父情結，來分析〈綠化樹〉。

據弗洛伊德說，力比多慾望的滿足至少有三種途徑：用理智來克服（壓抑）；投射到異性對象（投射）；升華為藝術形象（退卻）。章永璘及馬櫻花在故事中正正經歷力比多壓抑、投射、退卻。故選用力比多理論來分析此部作品是最適當的。

另外，章永璘在投射的過程中，由於受潛意識的戀母原慾影響，才會愛上馬櫻花；而馬櫻花對章永璘的愛只限於精神上。由於他們的愛建基於精神上，才導致他們的愛無疾而終。所以在選取力比多理論的同時兼取弗洛伊德的戀母、懼父情結的理論作輔助。

整篇論文分為五部分，除引論外，先簡述作者生平和〈綠化樹〉的內容大意；後說“力比多”、“戀母情結”及“懼父情結”等理論；接著用以上三個理論分析章永璘的心理變化及行為；最後總結全文。

其實，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通過心理分析，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性慾被社會禁忌制約下，對他們的行為會有甚麼的影響。

## 二·作者生平

張賢亮（1936- ），原籍江蘇盱眙縣，出生於南京。1955年中學畢業後至寧夏銀川幹部文化學校任教。1957年因在《延河》文學月刊上發表長詩〈大風歌〉而被列為右派，遂遭受勞教、監禁達十幾年，其間曾外逃流浪，討飯度日，1979年9月獲平反，1980年調至寧夏《朔方》雜誌社任編輯，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1年開始專業創作。1984年7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選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主席、中國作協寧夏分會主席。

張賢亮自中學時代開始廣泛接觸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作品，並嘗試文學創作，曾寫作發表了60餘首詩歌。1979年重新執筆創作後，先後發表了短篇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靈與肉》、《初吻》等；中篇小說《土牢情話》、《龍種》、《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習慣死亡》。

### 三·〈綠化樹〉內容大要

小說主角章永璘是知識分子，被打為“右”派，被迫下鄉加入勞改大隊，其後因表現好被調往自由度較大的就業農場。故事一開首便述說章永璘被送到就業農場，正值飢荒的年月，終日不得溫飽，受著精神和肉體的痛苦。他在就業農場，起初負責打爐子糊窗戶，其後作翻肥工作。一天因為沒有準備工具，遭到了謝隊長的訓斥，章永璘正在尷尬的時候，一位年青的婦女主動借工具給他，替他解了圍，章永璘心裏很感激。

新生活開始了，但飢餓卻依舊纏身。一天，那位曾主動借與他工具的青婦女——馬櫻花踏著雪找上門來，點名讓他去給她家打爐子。到了她家以後才知道這只是一個藉口，是一個年輕女性邀請落難男人的一種特殊方式，目的是讓他享受一個白麵饅頭。章永璘辛酸難抑，落下了眼淚，因她能使他享受家庭的溫暖。他覺得自己越來越像一個人了。但是，一直愛戀著馬櫻花的海喜喜卻因此惱怒起來，並挑起毆鬥。馬櫻花從此卻對章永璘流露進一步的熱情，但這使章永璘感到了幸福的恐懼，他愛上了馬櫻花，但自卑感卻令他無力承受這個事實，經過短暫思想的鬥爭，從閱讀《資本論》一書獲得解脫。再次面對馬櫻花，章永璘再也禁不住愛意，把馬櫻花擁在懷裏，海喜喜目睹這事便決定悄然離去。章永璘本想與馬櫻花結婚，但她要求章永璘先安心讀《資本論》，等條件好了再成家。可是，章永璘被召到場部，根據新的政治精神，他又重新管教起來。章永璘又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時也永遠地失去了馬櫻花。只是在失去自由幾年後一個偶然機會得知，“馬櫻花”原來還是一種植物，又名“綠化樹”。二十年後，章永璘再返農場時，一切都已面目全非了，經過多方探聽才知道馬櫻花早已跟哥哥走到了青海，這令他感慨萬千。漫步在靜靜的雪夜中追懷往事，不知不覺中，一顆清涼的淚水，從章永璘久已乾潤的眼眶中流了出來。

### 四·章永璘的心理探析

#### 1. 力比多的抑壓

如果我們從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出發，也許會和大部分學者般<sup>[1]</sup>執著張賢亮在〈綠化樹〉題記中所說的話：“這一部書將描寫一個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甚至曾經有無朦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經過‘苦難的歷程’最終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從多方面分析、研究，證明這就是小說的主旨。但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看，就會發現，我們也可從心理的角度去分析這本小說，了解小說中人物的活動情況。

按照弗洛伊德的描述及界定，認為性的本能衝動是支配人類各種精神活動的主要動力。他說：

我們將腦子裏代表著性本能的力量叫做力比多，即性慾，並把它看成類似於飢餓、慾望的力量，或者是渴望權力的意志，以及自我傾向中的其他類似的趨勢。<sup>[2]</sup>

而由力比多支配的精神活動，其過程分別歸於三個精神區域：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GO）。

本我的精神活動相等於動物性本能衝動，按照快樂原則（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行事，沒有價值觀念，不分善惡，也不講道德。在本我中，力比多滿足的途徑是最原始的、也最容易實行的，即將力比多慾望投射到異性對象上去；但當這種慾望得不到滿足時，便會出現退卻，力比多便再度被帶回到自我中去。

自我是按照現實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ALITY）行動，是一種能根據周圍環境的實際條件來調節自己的行為的意識。力比多滿足則像藝術家一樣，將其轉移到其他目標上，或升華為藝術形象以及其他高雅的人類精神文化產品。

超我是按照至善原則（THE PRINCIPLE OF PERFECT）行事，它代表一切道德約束，擁護追求完美的衝動。這是社會外加的規範，

是違反人的本性的東西。力比多在超我中是不能獲得滿足的，只是通過心理結構中理智的力量的調節來克服這種原慾，這在禁慾主義時代和傳統保守國度中常見。<sup>[1]</sup>小說中章永璘的愛情正好經歷這三種精神區域：力比多壓抑（REPRESSION）、投射（PROJECTION）和退卻（REGRESSION）的過程。

我們先來看看章永璘受壓抑的情形。從作者對他的介紹來看，他並不是那種甘願忍受力比多壓抑的“禁慾主義者”。

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現代的稗官野史上掛了名的人，父親又是開過工廠的資本家。<sup>[4]</sup>

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喚起了一股冥想的柔情。就在那一剎那，心靈和大自然無間交匯，純淨的心靈對於純淨的大自然的感應，使我莫名地掉下淚來，使我對大自然產生了難以言傳的壓重的虔誠。可以說，是雪讓我過早地成熟了，以後成了一個詩人，再以後……<sup>[5]</sup>

章永璘出身於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工廠資本家。章永璘自少接受教育，接觸西方自由思想，並在中一時已初嘗戀愛的滋味。<sup>[6]</sup>十多歲便成為詩人，借寫詩來宣洩力比多。據弗洛伊德說：

一切藝術活動都是“無意識”的表現和象徵，都是和現實相對立的“幻想”，藝術創作的原動力是“不能滿足的原望”，藝術家只要“任其無意識心理發展”，讓被壓抑的強烈本能在幻想中得到宣洩，再“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便是藝術作品。他給藝術下的定義是：“藝術無異於白日做夢”。<sup>[7]</sup>

由此可見，章永璘出身於自由的國度裏，並富有詩人的浪漫精神；他是不受任何客觀和人為的約束。但是無情的現實並沒有賦予他自由自在的權利，外在的社會使他將內在的情慾（力比多）壓在

道德規範之下，一切精神活動受超我控制，勞改要他成為一個“至善者”。

章永璘身處的勞改農場象徵禁慾主義之地。中世紀宗教禁慾主義者認定：

人的一切罪惡源於性慾。當時甚至有一種反對洗澡的習慣。更為奇怪的是，虱子被稱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滿身則是聖潔之人不可缺少的標誌。這種禁慾主義，嚴重地扭曲了人性，摧殘了人的正常性慾，造成許多的性變態者。<sup>[8]</sup>

虱既然是聖潔的象徵，章永璘在勞改農場四年可以說是完全禁慾的。

我身上酥酥地癢起來了。虱子感覺到熱氣，開始從衣縫裏歡快地爬出來。<sup>[9]</sup>

我從來沒有跟婦女一起勞動過。四年勞改農場的生活，我幾乎沒有看見過婦女。我低著頭，局促不安地走到她們中間，不知道幹甚麼好。<sup>[10]</sup>

由此可見，四年來勞改農場把章永璘與現實、感情，甚至異性隔絕了，生活在禁慾的國度裏，使他的性慾（力比多）完全受到抑壓。

## 2. 力比多的投射

但章永璘正值二十五歲，年青力壯，具有七情六慾，既然他不存在任何“閹割情結”，他本應該像常人一樣享受到性愛的歡樂；但是，勞改農場與他的性格是不配合的，致使他的力比多慾望備受壓抑，故當他能離開這個禁慾之地，擺脫抑壓，力比多賴以儲存的本我，又開始活躍起來。

所以當他離開勞改農場到一渠之隔的農場，他內在的力比多隨即甦醒。

這裏的田地和渠那邊一樣，這裏的天更和渠那邊相同，然而那條渠卻是自由與不自由的界線。〔11〕

虱子在不咬人的時候，倒不失為一種可愛的動物，使我不感到那麼孤獨與貧窮——還有種活生生的東西在撫摸我！我身上還養著點甚麼！〔12〕

當海喜喜唱起情歌時，章永璘內在的力比多更活躍起來。

他的歌聲喚起了這蒼茫而美麗的土地的精靈，喚醒了我胸中沉睡了多年的詩情……引起我被飢餓折磨殆盡的情思抬了頭……因為歌詞毫不掩飾、毫無文采地表現了赤裸裸的情慾……我二十五歲的青春血液，雖然因為營養不足而變得非常稀薄，這時也在我的血管中激蕩進濺……使我渾身不可抑制地熾熱起來。〔13〕

既然力比多能量活躍起來，章永璘要找尋宣泄的途徑。起初他不知道自由農場內有婦女共同工作，所以他去尋找馬匹，希望與馬匹對話來宣泄呼之欲出的力比多。據陳炳良教授所說，章永璘與馬匹對話是帶有性慾色彩。〔14〕他去看馬時正遇上小說中的女主角馬櫻花，她也是章永璘力比多投射的客體。章永璘一看見她時便引起他的力比多反應。

我沒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臉紅起來。〔15〕

這是把她自制的黃銅鎖匙，磨得很光滑，還留有人體的微溫，大概是她裝在貼身的衣兜裏的。我翻來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撫摸著它，彷彿它是她的手。〔16〕

### 3. 戀母情結

但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愛意卻源於戀母情結。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書中用“戀母情結”

來解釋兒子與母親之間的性愛心理。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發展過程劃分為幾個階段，其中一個階段（一般為三至六歲），是性慾亂倫期。幼兒本能地渴求亂倫。弗洛伊德說：

我們第一個性衝動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而第一個仇恨暴力的對象卻是自己的父親。〔17〕

這種對母親的性慾和對父親的仇視，叫做“戀母情結”也叫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他用古希臘傳說和索福克勒(SOPHOCLES)的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KING OEDIPUS)的故事，來論證他的這種理論。

伊底帕斯是底比斯(THEBES)國王萊烏士(LAIUS)與王后約卡士達(JOCASTA)所生的兒子，由於神諭在他未出世即已預言他長大後會弑父，所以一生下來，即被拋棄於野外，但他卻被鄰國國王所收養，而成了該國王子，直到他後來因自己出身不明而去求神諭時，因為神諭告訴他，他命中註定弑父娶母而警告他遠離家鄉，他才決定離開這國度，但就在離家的路上，他碰到了萊烏士王，而由於一個突然的爭吵，他將這身分未曉的父王打死了。他到了底斯，在這兒他答出了擋路的斯芬克斯(SPHINX，希臘神話之人面獅身怪物)之謎，而被感激的國民擁戴為王，而同時娶了約卡士達為妻。在位期間國泰民安，他並與他所不認識的生母生下了二男二女，直到最後底比斯發生了一場大瘟疫，而使得國民再度去求神諭，這時所得的回答是只要能將謀殺先王萊烏士的兇手逐出國度即可停止這場浩劫，但兇手在何處呢？而這部悲劇主要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乍爾山窮水盡，乍爾柳暗花明地(就像精神分析的工作一樣)慢慢引出最殘酷的真相——伊底帕斯王就是殺先王萊烏士的兇手，並且更糟的是他本身竟是死者與其妻所生的兒子。為這本身糊裏糊塗所幹出來的滔天大禍而震駭的伊底帕斯終於步入最悲慘的

結局——自己弄瞎了眼，而離開其家鄉之國，完全符合了神諭的預言。<sup>[18]</sup>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釋》篇嘗試用戀母情結解釋《哈姆雷特》(HAMLET) 他認為哈姆雷特之所以為父報仇再三猶豫，是由於他自己也戀母忌父：

哈姆雷特能夠作所有事，但卻對一位殺掉他父親，並且篡其王位、奪其母后的人無能為力——那是因為這人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經潛抑良久的童年慾望之實現。於是對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譴不安取代，因為良心告訴他，自己其實比這弑父娶母的兇手並好不了多少。<sup>[19]</sup>

正如現在章永璘愛上馬纓花也是基於戀母情結。據心理學家說，嬰兒對母親有兩種不同看法。一方面母親的哺育和保護使他有安全感；另一方面，當母親不在或未能及時使他溫飽時，他會覺得母親是可怕的。<sup>[20]</sup> 在小說中馬纓花滿足章永璘物質上的需要，當章永璘每次到馬纓花家中時，馬纓花一定給予他充足的食物，使章永璘得以溫飽不用再捱餓，使身體強壯起來。

以後你肚子餓了你就來。那天我看你，臉都發灰了，跟伊不利斯一個樣……<sup>[21]</sup>

我每在她那裏吃一頓用真正的糧食做的飽飯，就會發現自己的身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比前一天有長進……但我用手摸就能知道我面頰豐滿起來，兩臂、胸前、腹部和大腿開始有了彈性。<sup>[22]</sup>

馬纓花不單只提供食物，還提供衣服及鞋子，當她知道章永璘在打鬥時脫掉了扣子，她便立即幫他縫上。在縫上鈕扣時，她發現章永璘沒有汗衣，又說給他縫製汗衣襠兒。可見馬纓花是哺育他的好母親。

另外，弗洛伊德說有些男子：

純潔善良的女子，對他們沒有愛情的魅力；誘惑永遠只來自節操和忠貞頗有可疑，性生活不甚檢點的女子。這種特徵有相當的差異，從愛上一個挑逗而稍有艷聞的有夫之婦，乃至面首三千，有如妓女的“大眾情人”(GRANDE AMOUREUS)，在在不等——他們硬是喜歡這種情調。說的粗俗點，這種條件可以稱為“青樓之戀”(LOVE FOR HARLOT)……女人的浪蕩，則帶來了嫉妒的情緒。只有當他們嫉妒的時候，他們的熱情才升達沸點……奇怪的是，他嫉妒的對象從來不是心上人的合法佔有者，而總以她的新朋友，甚或陌生人為疑心的對象。<sup>[23]</sup>

弗洛伊德認為“這一型人的愛情條件和戀愛中的行為，的確都是源於戀母的情感。”<sup>[24]</sup>

章永璘對馬纓花的愛正有這方面的表現：

“美國飯店”，並不是指她那兒賣飯，誰都可以去吃，而是指哪個男人都可以去串門子，閒聊解悶，準確一點說應該叫“茶館”。其所以和“飯”字聯繫起來，是暗示著馬纓花通過給人提供這種方便而撈取到定量外的糧食。妙就妙在“飯店”之前冠以“美國”兩個字。在農工們看來，美國是個荒唐的、污七八糟的、充斥著男女曖昧之情的地方，卻又是個富裕的、不愁吃不愁穿的國家。把這個國家加在馬纓花頭上，是完全沒有惡意的，至多不過是種嘲笑而已。<sup>[25]</sup>

那“美國飯店”一詞總使我耿耿於懷，總使我聯想到杜牧、柳永一類仕途失意，寄跡青樓的“風流韻事”。<sup>[26]</sup>

我呆呆地坐著。那盤餃子肯定是癩子保管員從我們嘴上刮下來送給她的了！“美國飯店喲！美國飯店喲！……”我心裏憤然

地反覆這樣念叨。……但我懷疑她和保管員有某種“交易”，不然為甚麼會把這種“好事”給她？“真是不可救藥的風塵女子啊！”我心裏又念叨了一句。【27】

他所喜歡的馬櫻花不時穿插在男人當中，她透過與不同男人建立良好關係而獲得物質上的需要；尤以她與海喜喜的關係便是一個好例證。

我想到她和海喜喜。他們並非夫妻是明顯的了，而交情似乎又不尋常。可是我的直覺告訴我，海喜喜又沒有佔有她。如果海喜喜對她已經實現了法律外的佔有，他是不會像一條狗似的順從她，領教她那有時幾乎是刻薄的嘲笑的。【28】

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愛正好符合了弗洛伊德的青樓之戀，而海喜喜就是那個引起章永璘嫉妒的第三者，一個非合法的佔有者。

從以上的論點來看，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愛是源於潛意識中的戀母情結。章永璘由當初力比多被壓抑，自我主導；進入由本我主導，並對這個母親有性慾的衝動。

據弗洛伊德在《夢的解釋》一書說：

所有長的物體——如木棍、樹幹，及雨傘也許代表著男性性器官……箱子、皮箱、櫥子、爐子則代表子宮。一些中空的東西如船，各種容器亦具有同樣的意義。【29】

在小說中章永璘對馬櫻花在白饅饅留下的指紋印念念不忘。

我在上面發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指紋印！它就印在白麵饅饅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從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認出來它是個中指的指印。……波紋又漸漸蕩漾開，蕩漾開去……【30】

今天的白饅饅是發麵的，比昨天的更白。我轉來轉去看了又看，再沒有昨天那樣的指紋印了。可是，即使有昨天那樣的指紋印，我會有甚麼樣的感覺呢？如果不是昨天，而是今天的饅饅上有那樣的指紋印，我又會有甚麼樣的感覺呢？【31】

啊！我要記住，我要記住，  
你寶石般的指紋。【32】

在白饅饅上有一中指的指紋，換言之即在白饅饅上有一中空處，即子宮的象徵。而這個中空處是由中指做成，中指是五隻手指中最長的一隻，即男性性器官的象徵。章永璘對它念念不忘，還為它作詩，則毫無疑問章永璘對馬櫻花是帶有性慾的衝動。

除了運用象徵表示外，章永璘更直接說出：

何況我去馬櫻花家，不但有肚子的需要，還有心靈的渴望。【33】

所以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愛實源於戀母情結，符合了弗洛伊德所說：“我們第一個性衝動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34】

#### 4. 懼父情結

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中除解釋了戀母情結外，還解釋了“懼父情結”。弗洛伊德認為：

男孩與他父親的關係，是一種具有矛盾心理關係，既愛又恨，既欲又懼。既羨慕父親現有地位，又恨他獨佔了母親；既想取而代之，又懼怕遭到被閹割的懲罰。【35】

章永璘與海喜喜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俄狄浦斯情結中“忌父”那一方面。

海喜喜在章馬的愛中以父親的角色，擔任“閹割者”(CASTRATEUR)，及“阻撓者”的工作。他禁止章永璘性衝動的滿足，設法把章永璘和馬纓花分開，因而埋下了小說的後半部海喜喜與章永璘之間的衝突。章永璘每次遇見海喜喜均有一種恐懼感和負罪感。

小說開首海喜喜一出場，章永璘已自嘆不如。他說：

雖然拉著他的不過是三隻可憐的瘦馬，但他還是有一種雄豪的、威武的神氣。我當然自慚形穢了。<sup>[36]</sup>

但當海喜喜以馬纓花的擁有着身分出場時，卻激起章永璘潛意識中“欲除其父而代替之”的心理。

他的懶怠和對我的藐視，刺激起我的活動和競爭心。<sup>[37]</sup>

在夢裏，我的面孔卻非常像海喜喜。<sup>[38]</sup>

由此可以看出章永璘渴望代替海喜喜的位置，佔有馬纓花。但想歸想，事實歸事實，章永璘一日未能戰勝海喜喜，一日也是弱者，未能佔有馬纓花，而海喜喜也可以繼續以父親的身分出現。例如馬纓花家中只有一個座位，每次海喜喜到她家總是像主人似的大模大樣推門進來，把唯一座位佔了。

章永璘終於忍受不了海喜喜對他的阻撓，他決定要向他宣戰。

但他的蠻橫，他的妒嫉，他對我的蔑視，卻使我身體復原後而逐漸變稠的年輕血液，在我脈管裏加速流動起來。我面孔漲得通紅，眼眶裏轉動著憤懣的眼水。我原來對他尚有的一點敬意和好感早已化為烏有。然而，與此同時，他身上又有一些東西在吸引我，在向我挑戰。<sup>[39]</sup>

正如俄狄浦斯忍受不了他的父親阻路，而發生衝突，他更將父親殺了。

我暗暗把海喜喜當成了我競爭的對手。<sup>[40]</sup>

第二天章永璘主動地去跟海喜喜的車，但海喜喜故意不助章永璘裝肥，希望他能哀求自己幫手。但章永璘裝了四趟而別的車只裝三趟時，他知道他戰勝了，他有足夠能力與海喜喜抗衡，不用再以弱者的身分出現，他要反過來由當初被動變主動。

我頂住了，我勝利地應付了這場挑戰，即刻就想到要由我來向他挑戰。現在想的不是被他壓倒，而是壓倒他。<sup>[41]</sup>

章永璘雖戰勝了，但他卻感到莫名其妙的內疚感：

前面，是海喜喜有點佝僂的背脊。那脊背上一覽無餘地呈現出他悶悶不樂、甚至是苦惱的心情。兀地，不知怎麼，我也和他一樣，感到悶悶不樂、甚至是苦惱，感到無趣、感到抑鬱……勝利的喜悅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像掉進一個冰涼的深井裏。<sup>[42]</sup>

章永璘有這樣的反應主要是他壓倒了父親奪取其位，這是有犯倫常的，故形成他內心一份負罪感，正如他所說：

我懷著既是與最親愛的人分離，又是去和最親愛的人相會時的那種悲愴與歡欣，到馬纓花家去。我不能準確地描述我現在的心情，我整個人好像踉蹌在一個非常荒誕而又非常合理的夢中。<sup>[43]</sup>

弑父的行為表明兒子要同父親決裂，戰勝了便須與父親分開。故說是與最親愛的人分開。與最親愛的人相會，即與母親相會。他覺這事荒誕，是因為他那弑父的行為；合理則是：人生下來，神就註定他有弑父的傾向，他這樣做只是順天而行，故章永璘覺得合理。現在章永璘與海喜喜分開，與馬纓花相會。



現在我（章永璘）卻可以大模大樣地，像個主人似的坐在這裏。我似乎理解了海喜喜的恍惚，我甚至比他還恍惚。那空著的，好像有意留給我坐的土坯凳子，突然改變了我的心理。我對海喜喜又有了點尊敬和同情。〔44〕

正如俄狄浦斯在弑父後獲得父親皇位和娶母的機會一樣。但俄狄浦斯若要真的奪位娶母，他便要戰勝斯芬克斯。章永璘雖然現在做到弑父，獲得家中唯一的椅子，但還未完成娶母。海喜喜再次出場，但現在他則以斯芬克斯的角色出現，阻撓章永璘奪位和娶母。

海喜喜與馬繚花的兒子爾舍玩得非常熟絡，而爾舍和章永璘卻從來沒有這樣親熱過。故章永璘“在意識之下潛行的心情，又兀地滋生出對他的妒嫉。”〔45〕因他感到自己在這個家中“完全是個多餘人”。

他要作最後反擊，完成整個弑父娶母的歷程。

我已經不能說是不自覺地捲進了一個說不明白的關係中，而是懷著遲來的青春期的顫動和競爭心，有意地要楔進去的……我臉上響亮地挨了一鞭梢！我捂著火辣辣的臉頰，掉頭看看海喜喜……我舉起鐵叉一擋，抽得鐵叉錚錚作響……他這樣連連抽了幾鞭，都被我擋了回去……我還很恐懼……但我意識到那些目光裏有馬繚花的似乎是在考驗我的目光，自尊心就壓倒了恐懼……他一邊罵，一邊撻掉鞭子，猛撲過去……把我像隻死雞似的摔在肥堆上……而我卻撩起左腳，踢在他的腹股溝上。〔46〕

起初章永璘邊鬥邊害怕，害怕輸了不能奪位娶母，他惟有越戰越勇。最後章戰勝了海喜喜，完成了奪位娶母。

她像授予凱旋的旗幟似的把叉交到我手上。〔47〕

正如俄狄浦斯戰勝斯芬克斯後被擁戴為皇，並娶了約卡士特為妻。

自這場決鬥後海喜喜便沒有再在馬繚花面前出現，他要離開。而章永璘完成了弑父娶母後感到自己是個正常的人。

今天我和海喜喜打架……我已經成為正常人重要標誌。〔48〕

在競技場上，我至少和這裏令人畏懼的巨人鬥了個平手——“兩頂啦”！於是，我感到一種旺盛的活力，一種男性的激情也在我體內暗暗地湧動，我甚至能聽得它像海潮般的音響。〔49〕

## 5. 力比多的退卻

現在他真正獲得戰勝後的喜悅。章永璘原以為完成弑父娶母的歷程，克服超我和自我的管制，便可透過力比多投射佔有馬繚花，怎料卻是換來力比多的退卻，潛意識便退到超我中去。

此時，那種強烈的、長期被壓抑的情懷再也抑制不住了，以致使我失去了理性，……我突然地張開兩臂，一隻手像揮灰塵般在胸前一拂，她紅著臉，也斜著惶惶迷離的眼睛看著我，用深情的語氣結結巴巴地說：“行了，行了……你別幹這個……幹這個傷身子骨，你還是好好地念你的書吧！”〔50〕

當章永璘想佔有馬繚花時，她卻毅然拒絕，頓時令章永璘清醒了，她明白到娶母這事是有違道德，本我此時壓著了自我，他後悔剛才的所作所為。

我的悔恨，我的羞愧，我良心的責備，在這世界上留不下一點痕跡。我死了，我帶走了一個秘密，我銷毀了我製造的秘密，難道這個秘密還不是永恆的嗎？〔51〕

章永璘要以死作為弑父娶母這個秘密的懲罰。以死埋藏這個秘密。但此時超我卻出來拯救了他，教他將力比多升華，升華到藝術層面中宣洩。

我完全清醒了……我摸到了一本精裝的堅硬的書——《資本論》。<sup>[52]</sup>

弗洛伊德認為，藝術的功能還表現在藝術作品對讀者和觀眾也能起一種升華作用。讀者或觀眾同藝術家一樣，同樣受著不能滿足的慾火煎熬。他們當然也可以創造自己的“白日夢”以求解脫，但由於缺乏藝術才能，他們的幻想往往單調枯燥，無法達到精神上的滿足，所以他們還要鑒賞藝術家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從因欣賞藝術作品而引起更豐富的幻覺中找到精神上慰藉。<sup>[53]</sup>

章永璘因能戰勝海喜喜擁有馬櫻花，當他希望能進一步佔有她時馬櫻花卻拒絕了，這令章永璘陷入自責、悔恨中，而他的力比多也退入超我，他希望透過閱讀文學作品來疏導力比多，他不再找馬櫻花，而寄情於《資本論》。

我沒有去馬櫻花家……這本書就是我能“超越自己”的惟一憑藉了。<sup>[54]</sup>

由於章永璘不斷透過看書宣洩力比多，致令超我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主導，故他漸漸意識到他和馬櫻花之間的距離，他開始從戀母情結中掙扎出來。

我雖然不願意地發現我與她之間，有著她不可能拉齊的差距，但我卻開始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種差距……我漸漸地覺得她變得陌生起來。<sup>[55]</sup>

然而為何後來章永璘仍要向馬櫻花求婚，這是俄狄浦斯弑父後，戰勝斯芬克斯的獎品。俄狄浦斯連母親一眼也未見過，按推論未必是愛他的母親，只是他長大成人有性的需要，加上母親是一份必須接受的獎品，所以才娶母親，可見他對母親是有性無愛。正如弗洛伊德只說“我們早就註定第一個性衝動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他並不是說“我們第一個愛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

所以章永璘向馬櫻花求婚純粹是受潛意識驅使，是戰勝海喜喜的必然結果。故他的求婚是一點誠意也沒有。

他（海喜喜），他勸我……跟你結婚。<sup>[56]</sup>

馬櫻花卻拒絕了他的要求。馬櫻花之所以拒絕章永璘的求婚，主要原因是馬櫻花只嚮往柏拉圖（PLATO）式精神的戀愛，她擔心肉體戀愛的後果。

我不能沾男人，一沾男人就壞（懷孕的意思）……<sup>[57]</sup>

你別幹這個……幹這個傷身子骨。<sup>[58]</sup>

當馬櫻花拒絕了他的要求後，令章永璘的力比多迅速地退卻，退到超我中，準備承受新的壓抑。

章永璘求婚失敗後，他已完全清醒了，從戀母情結中掙扎出來，他為了懲罰自己以往的罪孽，他甘願被調往勞改農場，重過備受壓抑的生活，更不與馬櫻花聯絡。正如俄狄浦斯為懲罰自己的罪孽，自毀雙目，把自我放逐一樣，藉以了結戀母情結。

## 五·結語

綜合以上所說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愛是源於戀母情結，作者在書中有意淡化其他女角，只集中描寫章永璘眼中馬櫻花的一舉一動，目的在於突出章永璘之異戀。而書中作者透過章永璘的內心獨白，說出自己與馬櫻花的戀愛是屬於荒誕，屬於秘密，表明了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母子戀”是為世所不容，故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愛顯得畏首畏尾。章永璘對海喜喜則有懼父情結，故他對海喜喜既敬愛又憎恨，當他完全擊倒海喜喜後，他才敢作進一步行動，欲佔有馬櫻花。但好景不常，馬櫻花對章永璘的愛只存有柏拉圖式的精神戀，認為肉體的關係是有傷身子的。所以章永璘在個人的戀母及馬櫻花

的精神戀下，他們的愛惟有分手收場，本我再次被壓抑在自我中，重過失去自由的勞改生活。

從以上的結論，我們便可以解釋為何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愛竟會若即若離，一點激情也沒有，更談不上愛的層次；同時也能了解到章永璘後來為何明白到他與馬櫻花之間有著不可拉近的距離時仍和她結婚；更明白到他為何會對被他擊敗的情敵海喜喜有內疚之意；還了解到後來章永璘被調往勞改農場，要與馬櫻花分開時，竟一點可惜之情也沒有，一句說話及一封書信也沒有給馬櫻花。種種問題全源於戀母情結。這一切使章永璘的力比多經歷了抑壓、投射及退卻三個階段。

#### 參考書目

##### (一) 專著

- (1)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2) TERRY EAGLETON原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4月)。
- (3) 王偉、車敦安編：《名作家的羅曼史》(并州：北岳文藝出版社，1990年12月)。
- (4) 王萬森著：《新中國中篇小說史稿》(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年3月)。
- (5) 王銳、羅謙怡編：《新時期中短篇小說資料選輯》(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
- (6) 弗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 愛情心理學》(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THE PSYCHOLOGY OF LOVE)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3月)。
- (7) 弗洛伊德著，楊庸一譯：《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8月)。
- (8) 弗洛伊德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10月)。
- (9) 吳亦文、游小波著：《文學與性愛探秘》(香港：學林書店出版，1989年11月)。
- (10) 杜聲鋒著：《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88年10月)。
- (11) 范伯群、朱棟霖主編：《1898 - 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下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
- (12) 約翰.R. 威靈厄姆(JOHN R. WILLIAM)等著，姚錦清、黃虹煒譯：《文學批評方法手冊》(THE METHOD OF LITERARY CRITICISM) (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10月)。
- (13) 許子東著：《當代文學印象》(上海：三聯書店，1987年11月)。
- (14) 張放著：《大陸新時期小說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1992年3月)。
- (15) 張德林著：《小說藝術談》(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6月)。
- (16) 陳慧著：《弗洛伊德與文壇》(廣州市：花城出版社，1988年12月)。
- (17) 寒士主編：《八十年代改變中國的33本書》(台北：淑馨出版社，1992年8月)。
- (18) 趙福生著：《飄忽的彩虹》(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
- (19) 趙憲章編：《二十世紀外國美學文藝名著精義》(蘇州：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9月)。
- (20) 謝鵬雄著：《文學中的男人》(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7月)。
- (21) 蔭羨壁、王科編：《當代中長篇小說名著賞析》(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4月)。

(二) 論文

- (1) 何冠驥：〈浪漫的反烏托邦式的“成長小說”〉，《中外文學》，第二十卷第六期（1991年11月），頁26-50。
- (2) 吳燕娜：〈辯證的想像〉，《中外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1991年6月），頁96-105。
- (3) 陳炳良：〈養龍人與大青馬〉，《中外文學》，第二十卷第七期（1991年12月），頁19-36。

注釋：

- <sup>[1]</sup>例如：張韜：〈《綠化樹》與張賢亮的新探索〉，《文學報》（1984年5月24日），轉引自王銳、羅謙怡編：《新時期中短篇小說資料選輯》（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頁298。
- 何冠驥：〈浪漫的反烏托邦式的“成長小說”〉，《中外文學》，第十二卷·第六期（1991年11月），頁26-50。
- <sup>[2]</sup>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困難之一〉（ONE PROBLEM OF PSYCHOANALYSIS），轉引自陳慧：《弗洛伊德與文壇》（廣州市：花城出版社，1988年12月），頁51。
- <sup>[3]</sup>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基本作品》（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紐約，1938年版），頁612，613。轉引王寧：〈闡釋的意義和意義的闡釋〉，《北京大學學報》，第三期（1992年3月），頁92。
- <sup>[4]</sup>張賢亮：〈綠化樹〉，《感情的歷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4月），頁27。
- <sup>[5]</sup>〈綠化樹〉，頁95-96。
- <sup>[6]</sup>張賢亮：〈初戀〉，《感情的歷程》，頁1-23。
- <sup>[7]</sup>陳慧：《弗洛伊德與文壇》，頁76。
- <sup>[8]</sup>吳亦文、游小波：《文學與性愛探秘》（香港：學林書店出版，1989年11月），頁37。

- <sup>[9]</sup>〈綠化樹〉，頁26。
- <sup>[10]</sup>〈綠化樹〉，頁56。
- <sup>[11]</sup>〈綠化樹〉，頁26。
- <sup>[12]</sup>〈綠化樹〉，頁26。
- <sup>[13]</sup>〈綠化樹〉，頁38-39。
- <sup>[14]</sup>陳炳良教授：〈養龍人與大青馬〉，《中外文學》，第二十卷第七期（1991年12月），頁19-36。
- <sup>[15]</sup>〈綠化樹〉，頁56。
- <sup>[16]</sup>〈綠化樹〉，頁57。
- <sup>[17]</sup>弗洛伊德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10月），頁189。
- <sup>[18]</sup>同上，頁187-188。
- <sup>[19]</sup>同上，頁191。
- <sup>[20]</sup>同注14，頁21。
- <sup>[21]</sup>〈綠化樹〉，頁86。
- <sup>[22]</sup>〈綠化樹〉，頁110。
- <sup>[23]</sup>弗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 愛情心理學》（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THE PSYCHOLOGY OF LOVE）（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3月），頁139。
- <sup>[24]</sup>同上，頁141。
- <sup>[25]</sup>〈綠化樹〉，頁106。
- <sup>[26]</sup>〈綠化樹〉，頁160。
- <sup>[27]</sup>〈綠化樹〉，頁167。
- <sup>[28]</sup>〈綠化樹〉，頁94。
- <sup>[29]</sup>同注17，頁274-275。
- <sup>[30]</sup>〈綠化樹〉，頁87。
- <sup>[31]</sup>〈綠化樹〉，頁94。
- <sup>[32]</sup>〈綠化樹〉，頁97。
- <sup>[33]</sup>〈綠化樹〉，頁106。
- <sup>[34]</sup>參考注17。
- <sup>[35]</sup>趙憲章編：《二十世紀外國美學文藝名著精義》，（蘇州：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9月），頁748。

- 【36】〈綠化樹〉，頁25。
- 【37】〈綠化樹〉，頁91。
- 【38】〈綠化樹〉，頁95。
- 【39】〈綠化樹〉，頁109。
- 【40】〈綠化樹〉，頁112。
- 【41】〈綠化樹〉，頁116。
- 【42】〈綠化樹〉，頁116。
- 【43】〈綠化樹〉，頁117。
- 【44】〈綠化樹〉，頁118。
- 【45】〈綠化樹〉，頁119。
- 【46】〈綠化樹〉，頁122 - 124。
- 【47】〈綠化樹〉，頁126。
- 【48】〈綠化樹〉，頁127。
- 【49】〈綠化樹〉，頁131。
- 【50】〈綠化樹〉，頁134。
- 【51】〈綠化樹〉，頁137。
- 【52】〈綠化樹〉，頁141。
- 【53】〈弗洛伊德與文壇〉，頁94。
- 【54】〈綠化樹〉，頁143。
- 【55】〈綠化樹〉，頁158 - 160。
- 【56】〈綠化樹〉，頁187。
- 【57】〈綠化樹〉，頁130。
- 【58】〈綠化樹〉，頁137。